

李春生 著

現代訪友錄

李春生

# 現代詩九論

李春生著

原名：一個遊民的看法和意見

# 也是序

李長生

摸索詩的創作，斷斷續續，迄今恰好佔去我有生底三分之二的歲月；而從事教育工作以來，也已整整十七個年頭。但是我所推出的第一本作品，既非詩的結集，又非教學研究之類的東西；本末倒置，却竟是「論詩」的書，誠乃荒唐透頂。同時還要爲它寫一篇序，於是就更覺「豈有此理」了！

寫序的理由，不外下列二點。

其一：說文云：「序，東西牆也；從广予聲。古代經傳則舍其本義，而多假「序」爲次第之「敘」或統系之「緒」。是以，述書之次第、統系與文章之緣起，以及人生履歷者，皆曰「序」。如易序、書序、壽序、太史公自序……。

漢書·藝文志云：「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由此可知，書之無序，如人之無頭，可乎！

其二：降至近代，「序」之古意幾乎盡失。不肖者，多懇請前輩，先進與師尊、友朋，寵以賜序，而藉之「狐假虎威」或「吹吹捧捧」，以擡高身價。序之既然被如此作賤，難怪有心人著

書，視序之爲可有可無了。

基於上述之第二理由，爲避免「狐假虎威」以及「請人鼓掌吹捧」的嫌疑，所以我不敢煩勞任何一位前輩、先進與師尊或者友朋替我寫序。何況本書之立論多所偏失，但又於不得已的情形下，多引師長，朋輩之說以佐證而求圓通；至此已感有辱師門，有辱朋友，如果再拖他們一齊下來和我同蹉渾水，不僅於心不忍，亦實不應該。

今人著書，既多視序爲可有可無，因爲作品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何勞喋喋。但是根據第一理由，又有不能不言者。所以，除了藉四叔李莎先生所贈予的而發表於本年五月七日青年戰士報詩隊伍的一行小詩，以代總序之外，我也寫下如后的絮語；那麼只好稱之爲「也是序」了。

這本書，在詩刊連載的時候，它底題目是：

### 一個遊民的看法和意見

——兼為葡萄園新詩明朗化的倡導箋註

而撰寫它的機緣，則是在我停筆、反省、沉思了十年之後，李冰兄硬要拉我去參加在高雄市市黨部舉辦的一個文藝座談會。臨會他又要我發表意見，當時我只粗淺的講了幾句，想不到却引起曉村兄的注意，因此而和曉村兄始得相識。之後，曉村兄屢次催促，要我那些粗淺的意見，整理成文，並許諾要在他所主編的「葡萄園」詩刊連載；盛情難却，想不到幾年下來——自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出版的第五十期開始連載到六十八年五月出版之六十七期爲止，點點滴滴竟然累積成一本二十餘萬字的書。感謝朋友們的錯愛而令我十分慚愧！

不過，我之所以敢把一本這樣粗淺的書推出來，也有下列兩點理由：

第一：雖然克羅齊說：「詩人一旦變成批評家，他就不再是詩人了。」而我既非詩人，更不是批評家，所以只坦誠地說出自己要說的，那就何懼之有呢？

第二：是因為我在這一本書中不僅僅只替「葡萄園」新詩明朗化的倡導，怕人誤解，而作了箋註；更重要的是，我也大聲疾呼的為現代詩的難懂以及一些前衛的詩社作了辯護。我無意偏袒任何詩社，任何詩派。因為千載以來，走向真理的路只有一條！

至於書中的觀點，我雖然多引老莊、釋家之語以為啓導；但是基本上我仍是儒家的信徒。因為從中國哲學史來看，論者以諸子百家均源於儒，大致是可信的。而釋家自唐以後，或融於宋明理學，或與儒合流，也都是事實，所以我所服膺的，也仍是「溫柔敦厚」的詩教！

從少年摸索到中年，始遲遲推出一本書來，我沒有理由不把它呈獻給，在戰亂的苦難中撫養我長大的

祖 父

祖 母

以及生育我的

父 親

母 親

他們的在天之靈。

師

此外，當然更有理由，把它呈獻給教誨我的每一位

好

友  
與鼓勵愛顧我的每一位

同

學

以及在寫詩的道路上爲我啓蒙的每一位詩壇底

前

輩

與四叔

李

莎先生

還有時時鞭策我的妻子

林

玲

出書之際，又恰逢

大伯父

的八十大壽，於是也就拿它做爲我對他老人家的莊嚴的獻禮！

何錡章教授

晚村兄 舒蘭兄

爲它出版而奔忙；

文彥兄

爲它初校而盡力；

女詩人

劉延湘小姐

〔爲代序的「笠下風」一詩之英譯而苦熬終宵；

在在，都令我無限的感謝。

而

王牌兄

在今日出版界，多係唯名是問，唯迎合是務，唯利是圖的風氣中，不僅不計盈虧且能捐棄門戶派別之見出版，更令我衷心的敬佩。

最後，就是

郭麗齡、曹君珮

二位同學，不止一次告訴我，她們願意爲這本書的複校而工作。然而由於時間迫切，連絡不便，結果竟未能讓她們過目；不過這份情誼，除令我內心永銘之外，也是要特別向她們致歉的。

# 目 錄

- 也是序 • 9
- 一、獨白 • 1 } 4
- 二、文學與邏輯——詩與邏輯 • 5 } 27
- 三、詩底本體 • 29 } 54
- 四、詩境與禪境 • 55 } 63
- 五、詩底形式(上) • 65 } 89  
詩底形式(下) • 91 } 140
- 六、詩底表現 • 141 } 198
- 七、晦澀與明朗 • 199 } 235
- 八、現代詩的路向 • 237 } 258
- 九、建議 • 259 } 280



# 一、獨 白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  
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爲李冰兄主編的刊物寫過「面壁十年」之後，曉村兄又屢次令飭要我發表一些對於「新詩」發展的看法和意見。鑒於其意之誠，情之殷，雖然我的看法未必能全與葡萄園詩社朋友們的意見相一致，但是仍舊不得不說，不得不寫。

本來我是想以「從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過程論現代詩應走的路向」爲題來寫的，但是幾經考慮，深覺題目太大、太重，涉及的內容太多、太廣。在手頭資料缺乏的情形下，貿然寫來，難免疏漏百出，貽笑方家。再者今日詩壇之中，詩社林立，宗派分明，弩張劍拔，互爲對峙；身爲無名小卒，既乏號召之力，更缺地盤可守，萬一冒犯各家盟主或者各路高手，一遭合圍，必定萬箭穿心，億劫不復。而個人身敗名裂事小，殃及葡刊，事體則大。誠然我亦儘可「東施效顰」，抓住里爾克的一片指甲，扯下艾略特的半根頭髮，或者透過保羅·魏爾崙的眼睛，抱住波特萊爾的脚趾頭……再飾以長串、長串的邏輯巧詞，於是皇皇然，灑灑然，不僅可以唬倒外行人、年青人，更可藉以竊利祿博虛名。但是，才疏學淺，又未受過思維方法的訓練，對於三段論、二柄法等等邏輯武器的運用，不知從何着手，如果弄巧成拙，豈不自取其辱？此固無力爲，且亦不屑爲。因爲故佈迷津，引誘讀者以及初學寫詩的朋友鑽死胡同，撞八卦陣，實在於心不忍。是以爲了自惜羽毛，而首先解決「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的問題，以及給予初學寫詩的朋友們平實而明晰的觀念與認識，乃改弦更張，另外寫起。

然則，「遊民」者，何謂也？因爲在詩的國度裏，我從未設籍於任何詩派，參加任何詩社。從十四、五歲在南京嘗試寫詩，嘗試投稿開始，接着大陸淪陷，到三十九年整個澄清了的臺灣文壇，隨着「詩誌」（紀弦先生在臺灣主編的第一個詩刊），「奮鬥週報」（後改戰士報，即青年戰士報的前身）的「詩頁」，「自立晚報」的「新詩週刊」，「公論報」的「日月潭」，以及尚

贖附於公論報的「藍星詩頁」，早期的「現代詩」季刊，「創世紀」詩刊、「野風」、「青年戰士報」的「詩之頁」……等等，我都在隨心所欲的寫，即是使用筆名亦是如此，從來沒有固定過。至於什麼象徵、浪漫、寫實、主知……我更沒有去深究過，對於它們，我一直是十分陌生的，因為寫詩，在我來說，是寄托，是發洩。既不以之為攀登歷史列車的工具，更不以之為側求名利的手段。有鯁於喉時提筆就寫，而使情緒暢舒，思想清明。雖然抓不住李白的那一份瀟灑，但是對於杜甫的那種苦思，我則認為是一種無謂的負擔和犧牲。衝撞過大風、大浪，熬過煉獄，啃樹皮，嚼草根，爬火車頭，坐船尾巴，踏遍了四分之三的苦難的中國，我該有李後主、李清照的家破國亡之痛，然而過度的壓縮，我底憂愁已結成永不融解的冰河，無法以激動和熱情使之湧出，所以寫來寫去迄無所成。陸放翁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誠然，我乃拙手並非妙手，但有時亦粗能略為一、二句象徵的或者浪漫的句子出來，如果夜深人靜，亦能豁然而悟出一些所謂「自動語言」的詩來，雖未具慧根，但亦如老僧說偈。「頓……頓」頓出禪機來。對於「主知」一無所見，能為「主知」之句，是因為人類本身即具有「主知」的理性的緣故。正如抒情。因為人類本身就是具有情慾的動物，所以「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國父在知難行易的例證中就曾說明不先學作文的方法，亦可作文，是因為作者平時耳濡目染於書本之中的緣故。未曾研究象徵、浪漫、主知、禪……等等問題，而亦能偶寫及此者，當亦如是。所以過去讀五四時代詩人的詩與讀三十年代詩人的詩，如同今日讀紀弦、覃子豪、鍾鼎文、李莎、羊令野……等人的詩，在我底心中，是沒有厚此薄彼之分的，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所處的時代特性，以及個性特性，不可以己之好惡為衡量的標準。我之讀詩、寫詩均因如此，雖然不能成材，但作為森林中的一株無為的小草，欣賞千姿百態的古樹蒼松，總也有滿足的樂趣。似此而謂之「遊民」，

孰曰不可？不過素日知我甚稔者，必然認爲我在打詭語而故作清流者態。因爲在「現代」的麾下，我曾和秦嶽兄成立過「東海」「詩播種」詩社，主編過「東海」「詩播種」詩刊，雖然未能爲「現代」斬將搴旗，但却衝鋒陷陣，搖旗吶喊過一陣子，但那只是一剎那的曇花一現而已。以後到了花蓮，由於創辦「海鷗」詩刊的一羣朋友展翅鵬飛，各奔前程，在陳錦標兄相邀之下，我們合力把行將停刊的「海鷗」，拉離驢附於報屁股的地位，而出版單頁，至於編排全由錦標兄負責，而有關表明詩社態度之行文，則多由我爲，此時也確又熱衷過一陣子「存在主義」什麼的。「海鷗」出版到十五期，復因人事星散而停刊。三轉至臺東任教，兼理中國青年寫作協會臺東分會事務及主編臺東團委會之「臺東青年」前後五年，終因私事冗繁，而辭去兼職，專心從教。「十年面壁」，我已與詩壇絕緣，只是看到學生一批一批的成長，有的且已成爲中等學校、師專甚至於學院校刊的主編，內心的喜悅，則又另有一番滋味。如今，從一長長的空白中醒來，曉村兄要我寫、要我說。似此情形，以一「遊民」的身份來表達，知我者，當不會認爲我是故意作態吧！

禪宗秘證論的過程爲「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到見山非山，見水非水，再迴歸於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十年面壁之後，我是否已真正認識了自我姑且不論，只是心平氣和，對於許多是非非，不再持以成見去衡量了。

「見山已是山，見水已是水」，禪可以令人頓悟，禪可以爲詩。但禪並非人生，亦非詩。本此觀念，我將分章寫下十年沉思與反省之後對所謂「新詩」或者「現代詩」的看法和意見，以報答過去提携我的詩壇先輩，與現在關切愛護我的朋友，以及受我影響而將必然遭受痛苦業已獻身於文學的我的學生。

## 二、文學與邏輯——詩與邏輯

……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邏輯」(Logic)——這個在中國曾經被譯為「名學」(註1)「辯學」(註1)「理則學」(註1)或者借用日譯而稱之為「論理學」的舶來品，雖然一般人認為上述各種名稱都不能概括其全部的內容和意義，而主張採用如同我們慣常聽到的「雷達」「馬達」……等音譯名詞。但是，不管如何，它在那個尚未為它命名的原始的將要起步跨入文明的時代，就已存在於任何國度，任何民族，任何人類的思維當中。諸如與希臘之蘇非斯特(Sophist)、蘇格拉底(Socrates)同時代之前後，中國就有公孫龍子、惠施、墨翟……等人的論證方法出現，至於在韓非子的著作中，對於「三段論法」，「兩刀法」之運用，更是處處可見。也許是中國人的文學氣味太濃了一些？所以才把它窒息了將近兩千多年不能發展。如今它在西方生了根，開了花，結了果……，趁着為它所哺育的船堅利砲的文明的餘威，侵略到喪失民族自信的國度來了。於是想自行封王的野心家們，開口「邏輯」，閉口「邏輯」，以一連串的「邏輯」……唬得那些年青人懵懵懂懂、戰戰兢兢，無不低首稱臣。「邏輯」也者，至此實已喪失了它作為「人類思維的領港者」與培養人類「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作用和價值，

我不是死咬着歷史尾巴的科學反動者與復古者。我了解，科學之所以日新月異突飛猛晉，是有賴於「邏輯」；考據學之精密，歷史研究方法之完善，亦有賴於「邏輯」；推而遠之，人類的前途與命運之決定，或許更有賴於「邏輯」？降而至於我們這些孜孜於筆耕的朋友們，研究文學發展需要「邏輯」；從事文學批評，分析文學作品需要「邏輯」。是以「邏輯」！「邏輯」！不管是以「符號」為代表，或以「語言」為代表，它已是我們思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如同人類之腳與脚印，有人類的地方就必有人類活動的脚印。因此，我們也就必須認清一項事實，脚印是腳走出來的，但終究不是腳的本體。所以「邏輯」是思維的方法，而不是思想的本質。儘管科學

是如何需要「邏輯」，如捨本質而談方法，則一切都是失去著落的虛無。當然亦就無從談起了。基於上述原因，我們當可了然思想本身之存在先於「邏輯」，如同文學作品之存在先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亦如同人類之存在先於生理學之存在。因之人類之思維可用「邏輯」方法。但絕不可拘泥而受其束縛。所以文學創作的本身亦絕不可受限於理論的桎梏。

「邏輯」是一根衡量人類過去或預測人類未來，萬事萬物發展的精密的尺子。但是對於文學創作——尤其是其中具有「飛躍性」（註四）的詩，却是一條絞索、一把砍折其羽翼、穿刺其心臟的利刃。如：

墨經有云：「夜與木孰長？」

「智與粟孰多？」

前者為「時間與空間」相比，後者為「抽象與具象」相比。在「邏輯」上的原則，是二物不同，不可相類比。這是爲了辨別異同，避免思想混亂，影響推理的緣故，所以絕對不可違犯。又如「邏輯」上所謂的「反對名言」與「矛盾名言」之區別，更絕不容有百萬分、或千萬分之一，乃至不可度量的差錯。因爲「反對」也者，在「邏輯」上尚具有「容中性」。然而「矛盾」却必然是相互排斥的。但是在文學上——尤其是詩，並不受上述之邏輯原則所拘束。統言之即：

「文學之中可以容納邏輯，但絕不受邏輯所拘束。」

試讀下列諸詩，當可了然。

「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李煜·清平樂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李煜·虞美人

「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李清照·醉花陰

「離恨」「愁」均為抽象的，「春草」「春水」却為具象。這在「邏輯」上是不能相類比的。但是一經詩人安排，却躍然紙上，增加了無限的「戲劇性」與「煊染性」。至於「人」「黃花」雖同為具象，但並不同類，可是一經入詩，誰曰不宜？

又有詩人云「九月菊花肥」，但易安却認為「菊花瘦」，如以「邏輯」之理概之，則顯然不合常識而且相互矛盾。但是詩人各具慧眼，以及各有各人的特殊風格與時代背景，情感因素。這些都是無法用「邏輯」的尺子來測度的。

次如：

「月落烏啼霜滿天。」

——張繼·楓橋夜泊

「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

翻空白鳥時時見，照水紅蕖細細香。」

——蘇軾·鷓鴣天

「霜滿天」。「霜」者：凡在北方長大的朋友，都會了解，霜在夏天是為露水，乃地下潮濕之水氣上昇聚而為水滴，深秋則凝為微碎之細冰，而何來「滿天」？云之「滿地」始合「邏輯」



。如合「邏輯」，當爲「霧滿天」「雨滿天」「雲滿天」「雪滿天」……，而張繼偏用「霜滿天」，且「霜」字一入，則畫龍點睛，頓使全詩生色。此無他，乃文學之唯美所致。至於「亂蟬衰草」「照水紅蕖」。「紅蕖」是「荷花」，荷花盛開，羣蟬爭鳴，當爲仲夏六月。云之「荒草」尙可，既非冬天何來「衰」草。撥之文理，當與張繼之詩同耳。

復如：

「勢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

「爾來四萬八千歲，始與秦塞通人煙」

——李白·蜀道難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李白·將進酒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

——李白·秋浦歌

「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杜甫·古柏行

這些「時間」或「空間」的長度、深度，只有詩人才可以用「心靈」去量出。再如：

「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岑參句）